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九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二十一 史部

宋史卷三百九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二

彭龜年　黄裳　羅點　黄度周南附

林大中　陳騤　黄黼　詹體仁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七歲而孤事母盡孝性

穎異讀書能解大義及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

朱熹張栻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袁州宜春尉吉州安福丞鄭僑張均同薦除太學博士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吳端徙太府少卿聽年上疏乞復其位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兼魏王府教授遷國子監丞以侍御史林大中薦為御史臺主簿改司農寺丞進秘書郎兼嘉王府直講光宗嘗親郊值暴風雨感疾大臣希得進見久之疾平猶疑畏不朝重華宮

龜年以書譙趙汝愚且上疏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况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遏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為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鬭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

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宫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内侍間諜兩宫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鑾輿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永顧不幸歟居七何光宗朝重華都人歡悦尋除起居舍人入謝光宗曰

此官以待有學識人念非卿無可者龜年述祖宗之法為內治聖鑑以進光宗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為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光宗曰不至是他日龜年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為職車駕不過宮問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三宮而獨出宴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

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紹熙五年五月壽皇不豫疾浸革鼂年連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視朝鼂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久不已血漬甃甓光宗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鼂年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宮光宗曰須用去鼂年言陛下屢許臣一入宮則又不然内外不通臣實痛心同知樞密院余端禮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為得已耶上云知之孝宗崩寧宗受禪是夕召對寧宗㦸頟云前但聞建儲之議豈知遽踐大位泣

辭不獲至今震悸龜年奏此乃宗祏所係陛下安得辭今日但當盡人子事親之誠而已因擬起居劄子乞日進一通又與翊善黄裳同奏往朝南内因定過宫之禮乞先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寧宗朝泰安宫至則寢門已閉拜表而退時議欲别建泰安宫而光宗無徙宫之意龜年言古人披荆棘立朝廷尚可布政出令況重華一宫豈為不足哉陛下居狹處太上居寛處天下之人必有諒陛下之心者於是宫不果建遷中書舍人劉慶

祖已帶遥郡承宣使而以太上隨龍人落階官龜年繳

奏寧宗批可與書行龜年奏臣非為慶祖惜此一官為

朝廷惜此一門耳夫可與書行近世弊令也使其可行

臣即書矣使不可行豈敢因再令而遂書哉寧宗嘗謂

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

與書生異惟能虚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

豈在多哉一日御筆書朱熹黄裳陳傅良彭龜年黄由

沈有開李巘京鏜黄艾鄧駉十人姓名示龜年云十人

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為之尋除侍講遷吏部侍郎升兼侍讀龜年知事勢將變會暴雨震雷因極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遣充金國弔祭接送伴使初朱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胄之姦會龜年護客熹以上疏見絀龜年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既罷臣宜併斥不報追歸見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

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為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侂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批下中書予侂胄祠已乃復入黿年上疏求去詔侂胄與內祠黿年與郡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黿年丐祠慶元二年以呂棐言落職已而追三官勒停嘉泰元年復元官起知贛州以疾辭除集英殿修撰提舉冲佑觀開禧二年以待制寶謨閣致仕卒黿年學識正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

愛君憂國之忱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投
閒悠然自得幾微不見於顏面自偽學有禁士大夫鮮
不變者龜年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
堂訓蒙蓋始終特立者也聞蘇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
陽虎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在此乎所著書
有經解祭儀五致録奏議外制侂胄誅林大中樓鑰皆
白其忠寧宗詔贈寶謨閣直學士章穎等請易名賜謚
忠肅上謂穎等曰彭龜年忠鯁可嘉宜得謚使人人如

此必能納君於無過之地未幾加贈龍圖閣學士而擢用其子欽

黄裳字文叔隆慶府普城人少頴異能屬文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巴州通江尉益務進學文詞迥出流輩人見之曰非復前日文叔矣時蜀中餉師名為和糴實則取民裳賦漢中行諷總領李蘩蘩為罷糴民便之改興元府錄事參軍以四川制置使留正薦召對論蜀兵民大計遷國子博士以母喪去宰相進擬他官上問裳安

在賜錢七十萬除喪復召時光宗登極崇進對謂中興規模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彊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捍内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其論行都以為就便利之勢莫若建康其論吏治謂立品式以課其功計資考以久其任其論重鎮謂自吳至蜀綿亘萬里曰漢中曰襄陽曰江陵曰鄂渚曰京口當為五鎮以將相大臣守之五鎮彊則國體重矣除太學博士進祕書郎遷嘉

王府翊善講春秋王正月曰周之王即今之帝也王不能號令諸侯則王不足為王帝不能統御郡鎮則帝不足為帝今之郡縣即古諸侯也周之王惟不能號令諸侯故春秋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跨吳蜀荊廣閩越二百州任吾民者二百州守也任吾兵者九都統也苟不能統御則何以服之王曰何謂九都統裳曰唐太宗年十八起義兵平禍亂今大王年過之而國家九都統之說

猶有未知其可不汲汲於學乎他日王擢用東宮舊人

吳端端諳王謝王接之中節嵩因講左氏禮有等衰問

王比待吳端得重輕之節有之乎王曰有之嵩曰王者

之學正當見諸行事今王臨事有區別是得等衰之義

矣王意益向學於是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

曰皇帝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

紹運以百官終焉各述大旨陳之每進言曰為學之道

當體之以心王宜以心為嚴師於心有一毫不安者不

可為也且引前代危亡之事以為儆戒王謂人曰黄翊善之言人所難堪惟我能受之他日王過重華宫壽皇問所讀書王舉以對壽皇曰數不太多乎王曰講官訓說明白忻心樂之不知其多也壽皇曰黄翊善至誠所講須諦聽之裳久侍王邸每歲誕節則陳詩以寓諷初嘗製渾天儀輿地圖侑以詩章欲王觀象則知進學如天運之不息披圖則思祖宗境土半陷於異域而未歸其後又以王所講三經為詩三章以進王喜為置酒手

書其詩以賜之王嘗侍宴宮中從容為光宗誦酒誥曰此黄翊善所教也光宗詔勞裳裳曰臣不及朱熹熹學問四十年若召寘府寮宜有裨益光宗嘉納裳每勸講必援古證今即事明理凡可以開導王心者無不言也紹熙二年遷起居舍人奏曰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於公而以已見執之謂之私心私心生則以諫者為病而求以小勝之勝心生則以諫者為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

生勝因勝而生忿忿心生則事有不得其理者焉如潘景珪常才也陛下固亦以常人遇之特以臺諫攻之不已致陛下庇之愈力事勢相激乃至於此宜因事靜察使心無所係則聞臺諫之言無不恱而無欲勝之心待臺諫之心無不誠而無加忿之意矣三年試中書舍人時武備寖弛裳上疏曰壽皇在位三十年拊循將士常恨不得効死以報陛下誠能留意武事三軍之士孰不感激願為陛下用乎又論荆襄形勢居吳蜀之中其地

四平若金人擣襄陽據江陵按兵以守則吳蜀中斷此今日邊備之最可憂也宜分鄂渚兵一二萬人屯襄漢之間以張形勢而壯重地時朝廷方宴安裳所言多不省未幾除給事中趙汝愚除同知樞密院監察御史汪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為執政再疏醜詆汝愚乞免官裳奏汝愚事父孝事君忠居官清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義端所見皆奴隸之不如不可以居朝列於是義端與郡裳在瑣闥甫一月

封駁無慮十數韓侂胄落階官鄭汝諧除吏部侍郎裳

皆繳其命改兵部侍郎不拜遂以顯謨閣待制充翊善

先是光宗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宫裳入疏請五日一

朝至是復苦言之上曰内侍楊舜卿告朕勿過宫裳請

斬舜卿曰以八事之目為奏曰念恩釋怨辨讒去疑責

己畏天防亂改過不報裳嘗病疽及是憂憤創復作又

奏陛下之於壽皇未盡孝敬之道意者必有所疑也臣

竊推致疑之因陛下毋乃以楚廩浚井之事為憂乎夫

棼廪浚井在當時或有之壽皇之子惟陛下一人壽皇之心託陛下甚重愛陛下甚至故憂陛下甚切違豫之際焫香祝天為陛下祈禱愛子如此則棼廪浚井之心臣有以知其必無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肅宗之事為憂乎肅宗即位靈武非明皇意故不能無疑壽皇當未倦勤親挈神器授之陛下揖遜之風同符堯舜與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明矣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衞輒之事為憂乎輒與蒯聵父子爭國壽皇老且病乃顧

神北宫以保康寧而以天下事付之陛下非有爭心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孟子責善為疑乎父子責善本生於愛為子者能知此理則何至於相戾壽皇願陛下為聖帝責善之心出於忠愛非賊恩也陛下何疑焉此四者或者之所以為疑臣以理推之初無一之可疑者自父子之間小有猜疑此心一萌方寸遂亂故天變則疑而不知畏民困則疑而不知恤疑宰執專權則不禮大臣疑臺諫生事則不受忠諫疑嗜慾無害則近酒色

疑君子有黨則庇小人事有不須疑者莫不以為疑乃若貴為天子不以孝聞敵國聞之將肆輕侮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小人將起為亂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中外官軍豈無他志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事之可疑者反不以為疑顛倒錯亂莫甚於此禍亂之萌近在旦夕宜即今幡然改過整聖駕謁兩宮以交父子之歡則四夷向風天下慕義矣會壽皇不豫中外憂危裳抗聲諫上起入宮裳挽其裾隨之至宮門揮涕而出乃

連章請外謂臣職有三曰待制曰侍講曰翊善今使供待制之職乎則當日夕求對以捄主失今不過宮有虧子道前後三諫而不加聽是待制之職可廢也將使供侍講之職乎則當引經援古勸君以孝今不問安不視疾大義已喪復講何書乎是侍講之職可廢也將使供翊善之職乎當究義理教皇子以孝陛下不能以孝事壽皇臣將何説以勸皇子乎是翊善之職可廢也因出關待命及聞壽皇遺詔乃亟入臨寧宗即位裳病不能

朝改禮部尚書尋兼侍讀力疾入謝奏曰孔子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又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所謂有始有卒者由其持心之一也所謂鮮克有終者由其持心之不一也陛下今日初政固善矣能保他日常如此乎請略舉已行之事論之陛下初理萬機委任大臣此正得人君持要之道使大臣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雖終身守之可也臣恐數年之後亦欲出意作為躬親聽斷左右迎合因為陛下事決外庭權不歸上陛下能

不咈然於心乎臣恐是時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之專矣夫以萬機之衆非一人所能酬酢苟不委任大臣則必借助左右小人得志陰竊主權引用邪黨其為禍患何所不至臣之所憂者一也陛下奬用臺諫言無不聽此正得祖宗設官之意使臺諫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終身守之亦可也然臣恐自今以往臺諫之言日闢聖聽或斥小人之過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近習之罪使陛下欲親之而不可逆耳之言不能無厭左右迎

合因謂陛下獎用臺諫欲聞讜論而其流弊致使人主不能自由陛下能不咈然於心乎臣恐是時獎用臺諫不能如今日之重矣夫朝廷所恃以分别善惡者專在臺諫陛下苟厭其多言則為臺諫者將咋舌閉口無所論列君子日退小人日進而天下亂矣臣之所憂者二也二事朝廷之大者又以三事之切於陛下之身言之曰篤於孝愛勤於學問薄於嗜好陛下今皆行之矣未知數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又引魏徴十漸以為戒

懇懇數千言又奏言陛下近日所為頗異前日除授之
際大臣多有不知臣聞之憂甚而病劇蓋是時韓侂胄
已潛弄威柄而宰相趙汝愚未之覺故裳先事言之及
疾革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使一日壞之度吾已不
可為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遂口占遺表而卒年
四十九上聞之驚悼贈資政殿學士裳為人簡易端純
每講讀隨事納忠上援古義下揆人情氣平而辭切事
該而理盡篤於孝友與人言傾盡底蘊恥一書不讀一

物不知推賢樂善出乎天性所為文明白條達有王府春秋講義及兼山集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㫖嘗與其鄉人陳平父兄弟講學平父張栻之門人也師友淵源蓋有自來云嘉定中謚忠文子瑾太宗正丞兼刑部郎官孫子敏刑部郎官

羅點字春伯撫州崇仁人六歲能文登淳熙三年進士第授定江節度推官累遷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歲旱詔求言點上封事謂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陋無所

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為於天下未見其可也自旱暵為虐陛下禱羣祠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求讜言夕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覆詳熟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決如此則治象日著而亂萌自消矣遷祕書郎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寧宗時以皇孫封英國公兼

教授入講至晡時不輟左右請少憩黜曰國公務學不休柰何止之又摭古事勸戒為鑑古録以進高宗崩孝宗在諒闇皇太子參決庶務黜時以户部員外郎兼太子侍讀出使浙右遷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被命使金告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迫黜易金帶黜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從事有死而已帶不可易又詰黜不當稱寶位黜曰聖人大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別至尊金人不能奪上嘗謂黜卿舊為宮僚非他人比

有所欲言毋憚啓告點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已行必直道言必直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小人志在一已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行所言皆取悅之道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悅者其不得志亦鮮矣若昔明王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主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之皇子嘉王年及弱冠點言此正親師友進德業之時宜擇

端良忠直之士參侍燕閒遂除黃裳為翊善又言人主憂勤則臣下恊心人主偷安則臣下觧體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彊聽斷意不在事宰執奏陳備禮應答侍從庶僚備禮登對而宮中燕遊之樂錫賚奢侈之費已騰於衆口彊敵對境此聲豈可出哉紹熙三年十一月日長至車駕將朝賀重華宮既而中輟黜言自天子達庶人節序拜親無有闕者三綱五常所係甚大不當以為常事而忽之上過宮意未決黜奏陛下已

消日過宫壽皇必引領以俟陛下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況人主之事親乎今陛下久闕溫凊壽皇欲見不可得萬一憂思感疾陛下將何以自解於天下嘗召對便殿𦤺言近者中外相傳或謂陛下内有所制不能遽出溺於酒色不恤政事果有之乎上曰無是𦤺曰臣固知之竊意宫禁間或有攖拂之事姑以酒自遣耳夫閭閻匹夫處閨門逆境容有縱酒自放者人主宰制天下此心如青天白日當風雨雷電既霽之餘湛然虚明

豈容復有纖芥停留哉上猶未過宮黜又奏竊聞嘉王
生朝稱壽禁中以報劬勞之德父子歡洽寧不動心上
念兩宮延望之意十一月黜以言不見聽求去不許十
二月試兵部尚書五年四月上將幸玉津園黜請先過
重華又奏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一無間言止緣
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内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
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
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皆無貳志

設有離間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上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黄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上猶未行點乃率講官言之上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對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乎及壽皇不豫點又隨宰執班進諫閤門吏止之點叱之而入上拂衣起宰執引上裾點亟前泣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内侍閽門衆

慟哭而退越三日點隨宰執班起居詔獨引點入點奏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壽皇崩點請上奔喪許而不出拜遺詔於重華宮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過宮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奏疏重華上書嘉王及面對口奏不預焉寧宗嗣位人心始定拜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有

事明堂黜扈從齋宮得疾卒年四十五贈太保謚文恭

黜天性孝友無矯激崖異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

皎如或謂天下事非力不辦黜曰當先論其心心苟不

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黄

裳羅黜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黄度字文叔紹興新昌人好學讀書秘書郎張淵見其

文謂似曾鞏隆興元年進士知嘉興縣入監登聞鼓院

行國子監簿言今日養兵為巨患救患之策宜使民屯

田陰復府衞以銷募兵且屯田府衞十六篇上之紹熙
四年守監察御史蜀將吳挺死度言挺子曦必納賂求
襲位若因而授之恐為他日患乞分其兵柄宰相難之
後曦割關外四州賂金人求王蜀果如度言光宗以疾
不過重華宮度上書切諫連疏極陳父子相親之義且
言太白晝見犯天闗熒惑勾芒行入太微其占為亂兵
入宫以諫不聽乞罷去又言以孝事君則忠臣父年垂
八十萩水不親動經歲月事親如此何以為事君之忠

蓋託己為諭冀因有以感悟上心又與臺諫官劾内侍
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三人為今日禍根罪大於李輔國
又言孔子稱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夫人主有過公卿
大夫諫而改則過不彰庶人奚議焉惟諫而不改失不
可蓋使閭巷小人皆得妄議紛然亂生故勝廣黄巢之
流議於下國皆隨以亡今天下無不議聖德者臣竊危
之上猶不聽遂出修門上諭使安職度奏有言責者不
得其言則去理難復入寧宗即位詔復為御史改右正

言韓侂胄用事丞相留正去國侂胄知度嘗與正論事不合欲諷使擠之度語同列曰丞相已去擠之易耳然長小人聲燄可乎侂胄驟竊政柄以意所好惡為威福度具疏將論其姦為侂胄所覺御筆遽除度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効一言非為國之利也固辭丞相趙汝愚袖其疏入白詔以冲佑祿歸養俄知婺州坐不發覺縣令張元弼贓罪降罷自是紀綱一變大權

盡出侂胄而黨論起矣然侂胄素嚴憚度不敢加害起知泉州辭乃進寶文閣奉祠如故侂胄誅天子思而召之除太常少卿尋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朝論欲函侂胄首以泗州五千人還金度以為辱國非之權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屢移疾以集英殿修撰知福州遷寶謨閣待制始至訟牒日千餘度隨事裁決日未中而畢進龍圖閣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賜金帶以行至金陵罷科糴輸送之擾活

饑民百萬口除見税二十餘萬擊降盜卞整斬盜胡海首以獻招歸業者九萬家伲冑嘗募雄淮軍已收刺者十餘萬人别屯數千人未有所屬度憂其為患人給錢四萬復其役遣之遷寶謨閣直學士度以人物為己任推挽不休每曰無以報國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請不許為禮部尚書兼侍讀趣入覲論藝祖垂萬世之統一曰純用儒生二曰務惜民力上納其言謝病丐去遂以焕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歸越提舉萬壽宫嘉定六年十

月卒進龍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度志在經世而以學為本作詩書周禮說著史通抑僭竊存大分别為編年不用前史法至於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即近驗逺可以據依無迂陋牽合之病又有藝祖憲監仁皇從諫録屯田便宜歷代邊防行於世壻周南周南字南仲平江人年十六游學吳下視時人業科舉心陋之從葉適講學頓悟捷得為文詞雅麗精切而皆達於時用每以世道興廢為己任登紹熙元年進士第為池州教授會度以

言忤當路御史劾度并南罷之度與南俱入偽學黨開禧三年召試館職南對策詆權要言者劾南罷之卒於家南端行拱立尺寸有程準自賜第授文林郎終身不進官兩為館職數月止既絶意當世敝衣惡食挾書忘晝夜曰此所以遺吾老俟吾死也

林大中字和叔婺州永康人入太學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知撫州金谿縣郡督輸賦急大中請寬其期不聽納告敕投劾而歸已而主太常寺簿光宗受禪除監察

御史大中謂國之大事在祀沿襲不正非所以嚴典禮妥神明上疏言臣昨簿正奉常實陪廟祀見其祝於神者或舛於文稱於神者或訛其字所宜厚者或簡不度所宜先者或廢不用更制器服或歲月太疎夙興行事或時刻太早是皆禮意所未順人情所未安也一日御札示大中謂言事覺察宜尊舊例大中曰臺臣不當踰分守固如聖訓然必抗直敢言乃爲稱職遷殿中侍御史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

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為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為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於雪恥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於心於以來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此義既明則事之條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陳賈以静江守臣入奏大中極論其庸回亡識嘗表裏王淮剏為道學之目陰廢正人儻許入奏必再留中善類間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命遂寢紹熙二年春雷雹交作有旨訪時政

闕失大中以事多中出乃上疏曰仲春雷雹大雪繼作以類求之則隂勝陽之明騐也葢男為陽而女為隂君子為陽而小人為隂當辨邪正毋使小人得以間君子當思正始之道毋使女謁之得行司諫鄧馹以言事移將作監大中言臺諫以論事不合而遷臣恐天下以陛下為不能容守侍御史兼侍講知潭州趙善俊得旨奏事大中上疏劾善俊而言宗室汝愚之賢當召上用其言召汝愚而出善俊與郡時江淮荆襄為國巨屏而權

任頗輕大中言宜選行實材畧之人付以江淮荆襄經理之任舊制河北陜西分為四路以文臣為大帥武臣副之中興初沿江置制置使自秦檜罷三大將兵權專歸武臣而江東荆襄帥臣不復領制置之職宜仍舊制置而以諸將為副久其任重其權則邊防立而國勢張矣江浙四路民苦折帛和買重輸大中曰有産則有税於税絹而科折帛猶可言也如和買折帛則重為民害蓋自咸平馬元方建言於春預支本錢濟其乏絶至夏

秋使之輸納則是先支錢而後輸絹其後則錢鹽分給又其後則直取於民今又令納折帛錢以兩縑折一縑之直大失立法初意朝廷以其言為減所輸者三歲焉大同為戶部大中劾其用法峻上欲易置他部大中曰是嘗為刑部固以深刻稱章三上不報又論大理少卿宋之瑞章四上又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侍郎辭不拜乃除大中直寶謨閣而大同之瑞俱與郡初占星者謂朱熹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和叔耶

至是熹貽書朝士曰聞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凛然當於古人中求之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樓鑰上疏云大中言官當與被論者有别尋命知寧國府又移贛州寧宗即位召還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尋兼侍講知閤門事韓侂胄來謁大中接之無他語陰請内交大中笑而却之侂胄怨由此始會吏部侍郎彭龜年抗論侂胄侂胄轉一官與内祠龜年除煥章閣待制與郡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曰陛下眷禮僚

舊一旦龍飛延問無虛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斥賴龜年一人尚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日遠不復侍左右留者內祠則召見無時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有旨龜年已為優異侂胄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復同奏龜年除職與郡以為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豈得為過龜年既已決去

佺胄難於獨留宜俾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聽大府寺丞呂祖儉以上書攻佺胄謫置韶州大中捄之汪義端頃為御史以論趙汝愚去至是佺胄引為右史大中駁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城南民田潮溢不可種大中捐公帑治石築之民不知役而蒙其利郡訛言夜有妖大中謂此必黠賊所為立捕黠之人情遂安丐祠得請給事中許及之繳駁遂削職後提舉冲佑觀乞休致復元職監察御史林采論列再落

職尋復之大中罷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作園龜潭之上客至擷杞菊取溪魚觴酒賦詩時事一不以掛口客或勸大中通侂胄書大中曰吾為夕郎時一言承意豈閒居至今日耶客曰縱不求福盍亦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詎可懼而免耶侂胄既召兵釁大中謂今日欲安民非息兵不可欲息兵非去侂胄不可及侂胄誅即召見落致仕試吏部尚書言呂祖儉以言侂胄得罪死於瘴鄉雖贈官畀職而公議未厭彭

䆒年面奏侂胄過尤朱熹論侂胄竊弄威柄皆為中傷
降官鐫職卒以老死宜優加旌表其他因譏切侂胄以
得罪者望量其輕重而旌别之以伸被罪者之冤除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兼太子賓客嘗議
講和事上曰朕不憚屈已為民講和之後亦欲與卿等
革侂胄弊政作家活耳大中頓首曰陛下言及此宗社
生靈之福也每語所親云吾年垂八十豈堪勞勩徒以
和議未成思體承聖訓以革弊倖為經久之計儻初志

略遂即乞身而歸矣是年六月卒年七十有八贈資政
殿學士正奉大夫謚正惠大中清修寡欲退然如不勝
衣及其遇事而發凛乎不可犯自少力學趣向不凡所
著有奏議外制文集三十卷
陳騤字叔進台州臨海人紹興二十四年試春官第一
秦檜當國以秦塤居其上累官遷將作少監守祕書少
監兼太子諭德太子尹臨安騤謂儲宮下親細務不得
專於學非所以毓德也太子瞿然亟辭崔淵以外戚張

說進除祕書郎兼金部郎騤封還詞頭未幾出知贛州
易秀州召還首言陛下銳意圖治羣下急於自媒爭獻
彊兵理財之計及畀以職報效蔑聞宜杜邪謟之路再
歸故官遷祕書監兼崇政殿說書淳熙五年試中書舍
人兼侍講同修國史上欲采晉宋以下興亡理亂之大
端約為一書謂騤曰惟卿與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忌
而攻之上留章不下授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寧國府
改知太平州加集英殿修撰以言者罷起知袁州光宗

受禪召試吏部侍郎紹熙元年同知貢舉兼侍講二年春雪雷詔陳時政得失騤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財用竭皆切於時病三年三月權禮部尚書六月同知樞密院事四年二月參知政事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會慶節稱壽又不果往騤三入奏廷臣上疏者以百數

上感悟以冬至日朝重華五年正月朔旦稱壽於慈福宫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臨喪驂請正儲位以安人心七月攝行三省事寧宗即位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趙汝愚為右丞相驂素所不快未嘗同堂語汝愚擬除劉光祖侍御史驂奏曰劉光祖舊與臣有隙光祖入臺臣請避之汝愚愕而止時韓侂胄恃傳言之勞潛竊國柄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將為國患不報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驂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龜年竟外

補佐曽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為好人耶遂以資政殿大學士與郡辭詔提舉洞霄宫慶元二年知婺州告老授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宫嘉泰三年卒年七十六贈少傅謚文簡

黄黼字元章臨安餘杭人也少游大學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輪對言周以輔翼之臣出任方伯漢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唐不歴邊任不拜宰相本朝不為三司等屬不除清望官仁宗時韓琦范仲淹龐籍皆嘗經略西

事久歷邊任始除執政邊奏復警范仲淹至再請行貝
州之變文彥博親自討賊乞於時望近臣中擇才略謀
慮可以任重致遠者或畀上流或委方面習知邊防利
害地形險阨中外軍民亦孚其恩信熟其威名天下無
事則取風績顯著者不次除拜以尊朝廷邊鄙有警則
任以重寄俾制方面出將入相何所不可上嘉奬曰如
卿言可謂盡用人之道行太常丞進祕書郎提舉江東
常平茶鹽召為戶部員外郎尋除直祕閣兩浙路轉運

判官進直龍圖閣升副使辭改直顯謨閣浙東頻海之田以旱澇告常平儲蓄不足餔捐漕計貸之毗陵饑民取糠粃雜草根以充食郡縣不以聞餔取民食以進乞捐僧牒緡錢振濟所全活甚衆除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守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史行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以劉德秀論劾奉祠而卒

詹體仁字元善建寧浦城人父慥與吳宏劉子翬游調贛州信豐尉金人渝盟慥見張浚論滅金秘計浚辟為

屬體仁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饒州浮梁尉郡上體仁
獲盜功狀當賞體仁曰以是受賞非其願也辭不就為
泉州晉江丞宰相梁克家泉人也薦於朝入為太學録
升太學博士太常博士遷太常丞攝金部郎官光宗即
位提舉浙西常平除户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就升司農
少卿奏蠲諸郡賦輸積欠百餘萬有逃卒千人入大冶
因鐵鑄錢剽掠為變體仁語戎帥此去京師千餘里若
比上請得報賊勢張矣宜速加誅討帥用其言羣黨悉

散除太常少卿陛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説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説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為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絶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憒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豁凡厥疑情一朝渙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丕

敘彜倫以承兩宫之歡以塞兆民之望時上以積疑成
疾久不過重華宫故體仁引易睽孤之義以開廣聖意
孝宗崩體仁率同列抗疏請駕詣重華宫親臨祥祭辭
意懇切時趙汝愚將定大策外庭無預謀者密令體仁
及左司郎官徐誼達意少保吳琚請憲聖太后垂簾為
援立計寧宗登極天下晏然體仁與諸賢密賛汝愚之
力也時議大行皇帝謚體仁言壽皇聖帝事德壽二十
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之

有宜謚曰孝卒用其言孝宗將復土體仁言永阜陵地勢卑下非所以妥安神靈與宰相異議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言者竟以前論山陵事罷之退居雲川日以經史自娛人莫窺其際始體仁使浙右時蘇思旦以胥吏執役後倚佹胄躐躋大官至是遣介通殷勤體仁曰小人秉君子之器禍至無日矣烏得以汙我未幾果敗復置龍圖閣知靜江府閣十縣稅錢一萬四千緡雜賦八十移守鄂州除司農卿復總湖廣餉事時歲凶

艱食即以便宜發廩振捄而後以聞佐胄建議開邊一時爭談兵以規進用體仁移書廟堂言兵不可輕動宜遵養俟時胄甫斌自以將家子好言兵體仁語僚屬謂斌必敗已而果然開禧二年卒年六十四體仁穎邁特立博極羣書少從朱熹學以存誠慎獨為主為文明暢悉根諸理周必大當國體仁嘗疏薦三十餘人皆當世知名士郡人真德秀早從其游嘗問居官涖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

確論云

論曰彭龜年黄裳羅點以青宫師保之舊盡言無隱黄度林大中亦能守正不阿進退裕如此數臣者皆能推明所學務引君以當道可謂粹然君子矣陳騤論事頗切時病詹體仁深於理學皆有足稱者然騤嘗詆譏呂祖謙至視趙汝愚劉光祖為仇而體仁乃能以朱熹真德秀為師友即其所好惡而二人之邪正於是可知焉

宋史卷三百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二十二 史部

宋史卷三百九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三

胡紘　何澹　林栗　高文虎

陳自強　鄭丙　京鏜　謝深甫

許及之　梁汝嘉

胡紘字應期處州遂昌人淳熙中舉進士紹熙五年以

京鏜薦監都進奏院遷司農寺主簿祕書郎韓侂胄用
事逐朱熹趙汝愚意猶未決遂擢紘監察御史紘未達
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
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為乏也
遂亡去及是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為偽學罪首
汝愚遂謫永州汝愚初抵罪去國搢紳大夫與夫學校
之士皆憤悒不平疏論甚衆侂胄患之以汝愚之門及
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於已欲盡去之謂不可一一

誣以罪則設為偽學之目以擯之用何澹劉德秀為言官專擊偽學然未有誦言攻熹者獨紘草疏將上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為察官紘遂以藁授之繼祖論熹皆紘筆也寧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服紘言止當服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釋服於是從紘太常少卿使草定其禮既而親饗太廟紘既解言責復入疏云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為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

元惡殞命羣邪屏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
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
次第用之以兾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
事可以為戒陛下何未悟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
而誅羣臣一百餘人唐五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
斃於三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亦宜且令退伏田
里循省愆咎俄遷紘起居舍人謟偽學之黨宰執權住
進擬用紘言也自是學禁益急進起居郎權工部侍郎

移禮部又移吏部坐同知貢舉考宏詞不當而罷未幾

學禁漸弛紘亦廢棄卒于家

何澹字自然處州龍泉人乾道二年進士累官至國子

司業遷祭酒除兵部侍郎光宗内禪拜右諫議大夫兼

侍講澹本周必大所厚始為學官二年不遷留正奏遷

之澹憾必大及長諫垣即劾必大必大遂策免澹嘗與

所善劉光祖言之光祖曰周丞相豈無可論第其門多

佳士不可併及其所薦者澹不聽時姜特立譙熙載以

春坊舊恩頗用事一日光祖過澹因語澹曰曾龍之事不可再澹曰得非姜譙之謂乎既而澹引光祖入便坐則皆姜譙之徒也光祖始悟澹謾諾明年澹同知貢舉光祖除殿中侍御史首上學術邪正之章及奏名光祖被旨入院拆號與澹席甫逼澹曰近日風采一新光祖曰非立異也但嘗為大諫言者今日言之耳既出同院謂光祖曰何自然見君所上章數夕恍惚餌定志丸他可知也進御史中丞澹有本生繼母喪乞有司定所服

禮寺言當解官澹引不逮事之文乞下給諫議之太學生喬嚞朱有成等移書於澹謂足下自長臺諫此綱常之所係也四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及其終也反以為生不逮而不持心喪可乎奉常禮所由出顧以臺諫給舍議之識者有以閱之矣澹乃去終制除煥章閣學士知泉州移明州寧宗即位朱熹彭龜年以論韓侂胄俱絀澹還為中丞怨趙汝愚不援引汝愚時以免相復詆其廢壞壽皇良法美意汝愚落職罷祠又言專門之

學流而為偽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得自相標榜除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遷知樞密院吴曦賄通時宰規圖帥蜀未及賄濬韓侂冑已許之濬持不可侂冑怒曰始以君肯相就黜偽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耶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福州濬居外常怏怏失意以書祈侂冑有曰迹雖東冶心在南園南園侂冑家園也侂冑憐之進觀文殿學士尋移知隆興府後除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移使湖北兼知江陵奉祠卒

贈少師澹美姿容善談論少年取科名急於榮進阿附
權奸斥逐善類主偽黨之禁賢士為之一空其後更化
允黨俱逐澹以早退幸免優游散地幾二十年
林栗字黄中福州福清人登紹興十二年進士第調崇
仁尉教授南安軍宰相陳康伯薦為太學正守太常博
士孝宗即位遷屯田員外郎皇子恭王府直講時金人
請和約為叔姪之國且以歸疆為請栗上封事言前日
之和誠為非計然徽宗梓宮慈寧行殿在彼為是而屈

猶有名焉今日之和臣不知其說也宗廟之讎而事之以弟姪其忍使祖宗聞之乎無唐鄧則荆襄有齒寒之憂無泗海則淮東之備達于真揚海道之防徧于明越矣議者皆言和戎之幣少養兵之費多不知講和之後朝廷能不養兵乎今東南民力陛下之所知也朝廷安得而不較乎且非徒無益也已與之歲幣是畏之矣三軍之情安得不懈弛歸正之心安得不攜貳為今日計寧停使勿遣遷延其期比至來春別無動息俟於境上

移書諭以兩國誓言敗之自彼信不由衷雖盟無益自今宜守分界休息生靈不煩聘使之往來各保疆場之無事焉用疲敝州縣以奉犬羊之使乎孝宗懲創紹興權臣之弊躬攬權綱不以責任臣下栗言人主涖權大臣審權爭臣議權王侯貴戚善撓權者也左右近習善竊權者也權在大臣則大臣重權在邇臣則邇臣重權在爭臣則爭臣重是故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然未有能獨持之者也不使大臣持之則王

倖貴戚得而持之矣不使邇臣審之爭臣議之則左右近習得而議之矣人主顧謂得其權而自執之豈不誤哉是故明主使人持權而不以權與之收攬其權而不肯獨持之至有以鹿為馬以鷄為鸞之語方奉對時讀至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孝宗稱善栗徐曰臣意尚在下文執政有訴於孝宗曰林栗謂臣等指鹿為馬臣實不願與之同朝乃出知江州有吉省併江州屯駐一軍栗奏辛巳甲申一再犯兩淮賴江州

一軍分布防托故舒蘄黄三州獨不被寇本州上至鄂渚七百里下至池陽五百里平時屯戍誠若無益萬一有警鄂渚之戍上越荆襄池陽之師下留增備中間千里藩籬誠為虛闕無以一夫之議而廢長江千里之防由是軍得無動以吏部員外郎名冬至有事南郊前期十日百執事聽誓戒會慶節有旨上壽不用樂迨宴金使乃有權用樂之命栗以為不可致書宰相不聽乃乞免充舉冊官以狀申朝廷曰若聽樂則廢齋廢齋則不

敢以祭祖宗二百年事天之禮令因一介行人而廢之
天之可畏過於外夷遠矣不聽兼皇子慶王府直講有
旨令二王非時抬延講讀官相與議論時政期盡規益
栗以為不可疏言漢武帝為戾太子開博望苑卒敗太
子唐太宗為魏王泰立文學館卒敗魏王古者教世子
與吾祖宗之所以輔導太子諸王惟以講經讀史為事
他無預焉若使議論時政則是對子議父古人謂之無
禮不可不留聖意除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太廟祫

享之制始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別廟神主祔于祖姑之下隨本室南北向而無西向之位紹興乾道間懿節安穆二后升祔有司設幄西向逮安恭皇后新祔有司承前失其西向之位幾與禧祖相對栗辯正之除直寶文閣知湖州栗朝辭曰臣聞漢人賈誼號通達國體其所上書至於痛哭流涕者考其指歸大抵以一身喻天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瘇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又類辟且病痱臣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臣輒舉以

問之令日國體於四百四病之中名為何病能言其病者猶未必能處其方不能言其病而輒處其方其誤人之死必矣聞臣之言者不怒則默間有反以詰臣即對之曰今日之病名為風虛其狀半身不隨是也風者在外虛者在内真氣内耗故風邪自外而乘之忽中於人應時僵仆則靖康之變是也幸而元氣猶存故仆而復起則建炎之興是也然元氣雖存邪氣尚盛自淮以北皆吾故壤而號令不能及正朔不能加有異於半身不

隨者乎非但半身不隨而已半身存者凛凛乎畏風邪之乘而不能以自安也今日論者譬如瘻人之不忘起奚必賢智之士然後與國同其願哉而市道庸流口傳耳受苟欲嘗試以售其方則湯熨鍼石雜然並進非體虛之人所宜輕受也聞之醫曰中風偏廢年五十以下而氣盛者易治益真氣與邪氣相敵真氣盛則邪氣衰真氣行則邪氣去然真氣不充滿於半存之身則無以及偏廢之體故欲起此疾者必禁其嗜欲節其思慮愛

其氣血養其精神使半存之身日以充實則陽氣周流脉絡宣暢將不覺舍杖而行若急於愈疾而不顧其本百毒入口五臟受風風邪之盛未可卒去而真氣之存者日以耗亡故中風再至者多不能救臣愚有感於斯言竊謂賈誼復生為陛下言無以易此知興化軍又移南劍除夔路提點刑獄改知夔州加直敷文閣夔屬郡曰施州其羈縻郡曰思州施民譚汝翼者與知思州田汝弼交惡會汝弼卒汝翼帥兵二千人伐其喪汝弼之

子祖周深入報復兵交於二州之境施黔大震汝翼復繕甲兵料丁壯以重幣借兵諸洞而乞師於帥府栗曰汝翼實名亂者移檄罷兵乃選屬吏往攝兵職以漸收汝翼之權命兵馬鈐轄按閱諸州密檄至施就攝州事汝翼不之覺已乃皇遽遁入成都事聞孝宗親扎賜栗及成都制置使陳峴曰田氏猶是羈縻州郡譚氏乃夔路豪族又且首為釁端帥閫不能彈壓縱其至此如尚不悛未免加兵除其元惡時汝翼在成都聞之逃歸調

集家丁及從入砦義軍列陳于沱河橋與官軍戰潰汝
翼遁去俘其徒四十有三人獲甲鎧器仗三萬一千粟
取其巨惡者九人誅之田祖周由是懼與其母冉氏謀
獻黔江田業計錢九十萬緡以贖罪鑾徼遂安既而汝
翼入都訴粟受田氏金詔以汝翼屬吏省劄下夔州粟
親書奏狀繳還併辨其事上大怒會近臣有救解者尋
坐粟身為帥臣擅格上命鐫職罷歸既而理寺追究事
白貸汝翼死幽置紹興府居頃之詔粟累更事任清介

有聞復直寶文閣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就改提點刑獄又改知潭州除祕閣修撰進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名對便殿奏乞倣唐制置補闕拾遺左右各一員不以糾彈為責從之除兵部侍郎朱熹以江西提刑名為兵部郎官熹既入國門未就職栗與熹相見論易與西銘不合至是栗遣吏部趣之熹以脚疾請告栗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

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生迭為游説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陛對得官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望將熹停罷姑令循省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上謂其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强莫敢深論太常博士葉適獨上封事辯之

曰考栗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其中謂之道學一語無實最甚葢自昔小人殘害良善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忽剏為道學之目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務潔修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殆如喫菜事魔影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葢用此術栗為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鄭丙陳賈密相傳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言語逐去一熹固

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讒言横生善良受害無所不有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絶欺罔於既形摧抑暴横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於是侍御史胡晉臣刻栗罷之出知泉州又改明州奉祠以卒謚簡肅栗為人強介有才而性狷急欲快其私忿遂至攻詆名儒廢絶師教殆與鄭丙陳賈何澹劉德秀劉三傑胡紘輩黨邪害正者同科雖疇昔論事雄辯可觀不足以葢晚節之謬也

高文虎字炳如四明人禮部侍郎閌之從子登紹興庚辰進士第調平江府呉興縣主簿曽幾守官在呉文虎從之游故見聞博洽多識典故除國子正遷太學博士孝宗幸兩學祭酒林光朝訪文虎具儀注文虎輯國朝以來臨幸故事授之兼國史院編修官與修四朝國史出知建昌軍擢將作丞兼實録院檢討官修高宗實録又兼玉牒所檢討官修神宗玉牒自熈寧以來史氏淆雜人無所取信文虎盡取朱墨本刋正繆妄一一研覈

既奏御又修徽宗玉牒考訂宣和崇觀以來尤為詳審寧宗即位遷軍器少監兼將作監遷國子司業兼學士院權直遷祭酒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祭酒升實録院同修撰同修國史韓侂胄用事既逐趙汝愚朱熹以其門多知名士設偽學之目以擯之遂命文虎草詔曰向者權臣擅朝偽邪朋附協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舊承慈訓膺受内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

歷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迕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國家秉德康寧弗汝瑕殄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不可復反歟將狃于國之寛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各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

常刑必罰毋赦西掖詞命舊率以數人共一詞文虎以為非所以崇訓戒賛人才也廼人人各為之遷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又兼祭酒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實録院修撰修國史除文華閣學士知建寧府力丐祠提舉太平興國宫以臺臣言奪職卒文虎以愽洽自負與胡紘合黨共攻道學久司學校専困遏天下士凡言性命道德者皆絀焉

陳自强者福州閩縣人字勉之登淳熙五年進士第慶

元二年入都待銓自以嘗為韓侂胄童子師欲見之無以自通適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言於侂胄一日名自强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鄉自强再拜次名從官同坐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汩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除太學録遷博士數月轉國子博士又遷祕書郎入館半載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未踰月遂登樞府由選人至兩府財四年嘉泰三年拜右丞相歷封祈衞秦國公韓侂胄顓朝權包苴盛行自

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闗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日押空名刺劄送侂胄家湏用乃塡三省不與也都城火自強所貯一夕爲煨燼侂胄首遺之萬緡執政及列郡聞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𠞊國用司自為國用使以費士寅張巖為同知國用事掊克民財州縣騷動方侂胄欲為平章猶畏衆議自強首率同列援典故入奏詔以侂胄為平章軍

國事常語人曰自强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佐胄爲恩王恩父而呼堂吏史達祖爲兄蘇師旦爲叔佐胄將用兵遣使北行審敵虛實自强薦陳景俊以往金人有不宜敗好之語景俊歸自强戒使勿言佐胄乃決恢復之議吳曦有逆謀求歸蜀厚賂自强自強語佐胄非曦不足以鎮坤維乃縱之歸曦卒受金人命爲蜀王佐胄姦兇久盜國柄自强實爲之表裏既開邊隙朝野洶洶三遣使請和金人欲縛送首議用兵賊臣佐胄恚憤復欲

用兵中外大懼史彌遠建議誅侂胄詔以自强阿附充位不恤國事罷右丞相未幾詔追三官永州居住又責武泰軍節度使韶州安置中書舍人倪思繳奏乞遠竄籍其家詔從之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後死於廣州

鄭丙字少融福州長樂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積官至吏部尚書浙東提舉朱熹行部至台州奏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宰相王淮庇之熹章十上丙雅厚仲友且迎合宰

相意奏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葢指熹也於是監察御史陳賈奏道學之徒假名以濟其偽乞擯斥勿用道學之目丙倡賈和其後為慶元學禁善類被厄丙罪為多嘗知泉州為政暴急或勸之尚寛丙曰吾疾惡有素豈以晚節易所守哉聞者哂之丙官終端明殿學士卒謚簡肅

京鏜字仲遠豫章人也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龔茂良帥江西見之曰子廟廊器也及茂良叅大政遂薦鏜

入朝孝宗詔侍從舉良縣令為臺官給事中王希呂曰
京鏜蚤登儒級兩試令有聲陛下求執法官鏜其人也
上引見鏜問政事得失時上初統萬機銳志恢復羣臣
進說多迎合天子意以為大功可旦暮致鏜獨言天下
事未有驟如意者宜舒徐以圖之上善其言鏜於是極
論今日民貧兵驕士氣頽靡言甚切至上說擢為監察
御史累遷右司郎官金遣賀生辰使來上居高宗喪不
欲引見鏜為儐佐以旨拒之使者請少留闕下鏜曰信

使之來以誕節也誕節禮畢欲留何名乎使行上嘉其
稱職轉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金人遣使來弔鏜
為報謝使金人故事南使至汴京則賜宴鏜請免宴郊
勞使康元弼等不從鏜謂必不免宴則請徹樂遺之書
曰鏜聞鄰喪者舂不相里殯者不巷歌今鏜銜命而來
繫北朝之患弔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遠而憫其勞遣郊
勞之使錫式宴之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
曰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為悖理於臣節為悖義豈惟貽

本朝之羞亦豈昭北朝之懿哉相持甚久鏜即館相禮者趣就席鏜曰若不徹樂不敢即席金人迫之鏜弗為動徐曰吾頭可取樂不可聞也乃帥其屬出館門甲士露刃向鏜鏜叱退之金人知鏜不可奪馳白其主主歎曰南朝直臣也特命免樂自是恒去樂而後宴鏜孝宗聞之喜謂輔臣曰士大夫平居孰不以節士自許有能臨危不變如鏜者乎使還入見上勞之曰卿能執禮為國家增氣朕將何以賞卿鏜頓首曰北人畏陛下威德

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北庭亦臣子之常分耳敢言賞乎故事使還當增秩右相周必大言於上曰增秩常典爾京鏜奇節今之毛遂也惟陛下念之乃命鏜權工部侍郎四川闕帥以鏜為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鏜到官首罷征斂弛利以予民瀘州卒殺太守鏜擒而斬之蜀以大治名為刑部尚書寧宗即位甚見尊禮由政府累遷為左丞相當是時韓侂胄權勢震天下其親幸者由禁從不一二歲至宰輔而不附侂胄者往往沉滯不

偶鏜既得位一變其素守於國事謾無所可否但奉行侂胄風旨而已又薦引劉德秀排擊善類於是有僞學之禁後宦者王德謙除節度使鏜乃請裂其麻上曰除德謙一人而止可乎鏜曰此門不可啓節鉞不已必及三孤三孤不已必及三公願陛下以真宗不予劉承規為法以大觀宣政間童貫等冐節鉞為戒上於是謫德謙而黜詞臣吳宗旦或曰亦侂胄意也居無何以年老請免相甍贈太保謚文忠後以監察御史倪千里言改

謚莊定

謝深甫字子肅台州臨海人少穎悟刻志為學積數年不寐夕則置餅水加足於上以警困怠父景之識為遠器臨終語其妻曰是兒當大吾門善訓廸之母攻苦守志督深甫力學中乾道二年進士第調嵊縣尉歲饑有死道旁者一嫗哭訴曰吾兒也傭于某家遭掠而斃深甫疑焉徐廉得嫗子他所名嫗出示之嫗驚伏曰某與某有隙賂我使誣告耳越帥方滋錢端禮皆薦深甫有

廊廟才調崑山丞為浙曹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具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太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知處州青田縣侍御史葛邲監察御史顔師魯禮部侍郎王藺交薦之孝宗名見深甫言今日人才枵中侈外者多妄誕矯訐沽激者多眩鬻激昂者急於披露而或鄰於好夸剛介者果於植立而或鄰於太鋭静退簡默者寡有所合或鄰於立異故言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

而已挫抑於是趣時徇利之人專務身謀習為軟熟畏
避束手因循苟且年除歲遷亦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堪
倚仗臣願任使之際必察其實既悉其實則涵養之以
蓄其才振作之以厲其氣栽培封殖勿使沮傷上嘉納
問當世人才對曰薦士大臣職也小臣來自遠方不足
以奉明詔上頷之諭宰臣曰謝深甫奏對雍容有古人
風除藉田令遷大理丞江東大旱擢為提舉常平講行
救荒條目所全活一百六十餘萬人光宗即位以左曹

郎官借禮部尚書為賀金國生辰使紹熙改元除右正言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知閤門事韓侂冑破格轉遙郡刺史深甫封還内降云人主以爵禄磨厲天下之人才固自重而不可輕以法令隄防天下之僥倖尤可守而不可易今侂冑騫越五官而轉遙郡僥倖一啓攀援踵至將何以拒之請罷其命進士俞古應詔言事語涉詆訐送瑞州聽讀深甫謂以天變求言未聞旌賞而反罪之則是名求而實拒也俞古不足以道所惜者朝廷

事體耳右司諫鄧馹論近習左遷深甫請還馹謂不可以近習故變易諫官為清朝累二年知臨安府三年除工部侍郎入謝光宗面諭曰京尹寬則廢法猛則厲民獨卿為政得寬猛之中進兼吏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四年兼給事中陳源久以罪斥忽予內祠深甫固執不可姜特立復詔用深甫力爭特立竟不得入張子仁除節度使深甫疏十一上命遂寢每禁庭燕私左右有希恩澤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不可耳寧宗即位除煥章

閣待制知建康府侍御史中丞兼侍讀上言比年以來紀綱不立臺諫有所論擊不與被論同罷則反除以外任給舍有所繳駁不命次官書行則反遷以他官監司有所按察不兩置之勿問則被按者反得美除以奔競得志者不復知有廉恥以請屬獲利者不復知有憲貪墨縱横莫敢誰何罪惡暴露無所忌憚隳壞紀綱莫此為甚請風厲在位革心易慮以肅朝著禮官議祧僖祖侍講朱熹以為不可深甫言宗廟重事未宜遽革朱

熹攷訂有據宜從熹議慶元元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
樞密院事遷叅知政事再遷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
內侍王德謙建節深甫三疏力陳不可蹈大觀覆轍德
謙竟斥進金紫光禄大夫拜右丞相封申國公進岐國
公光宗山陵為總護使還拜少保力辭改封魯國公嘉
泰元年累疏乞避位寧宗曰卿能為朕守法度惜名器
不可以言去名坐賜茶御筆書說命中篇及金幣以賜
之有余嚞者上書乞斬朱熹絕偽學且指蔡元定為偽

黨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講明其學耳果有何罪乎余嚞蟣蝨臣乃敢狂妄如此當相與奏之行遣以厲其餘金使入見不如式寧宗起入禁中深甫端立不動命金使俟于殿隅帝再御殿乃引使者進書迄如舊儀拜少保乞骸骨授醴泉觀使明年拜少傅致仕有星隕于居第遂薨後孫女為理宗后追封信王易封衛魯謚惠正

許及之字深甫温州永嘉人隆興元年第進士知袁州

分宜縣以部使者薦除諸軍審計遷宗正簿乾道元年林栗請增置諫員乃倣唐制置拾遺補闕以及之為拾遺班序在監察御史之上高宗崩及之言皇帝既躬三年之喪羣臣難從純吉當常服黑帶王淮當國久及之奏陛下即位二十七年而羣臣未能如聖意者以苟且為安榮以姑息為仁恕以不肯任事為簡重以不敢任怨為老成敢言者指為輕儇鮮恥者謂之朴實陛下得若人而相之何補於治哉淮竟罷職予祠光宗受禪除

軍器監遷太常少卿以言者罷紹熙元年除淮南運判兼淮東提刑以鐵錢濫惡不職貶秩知廬州名除大理少卿寧宗即位除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及之早與薛叔似同擢遺補皆為當時所予黨事既起善類一空叔似累斥逐而及之諂事侂胄無所不至嘗值侂胄生日朝行上壽畢集及之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俯僂以入為尚書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膝屈侂胄惻然憐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

行且進拜矣居亡何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嘉定二年拜參知政事進知樞密院事兼參政兵端開侂胄欲令及之守金陵及之辭侂胄誅中丞雷孝友奏及之實贊侂胄開邊及守金陵始詭計免行降兩官泉州居住嘉定二年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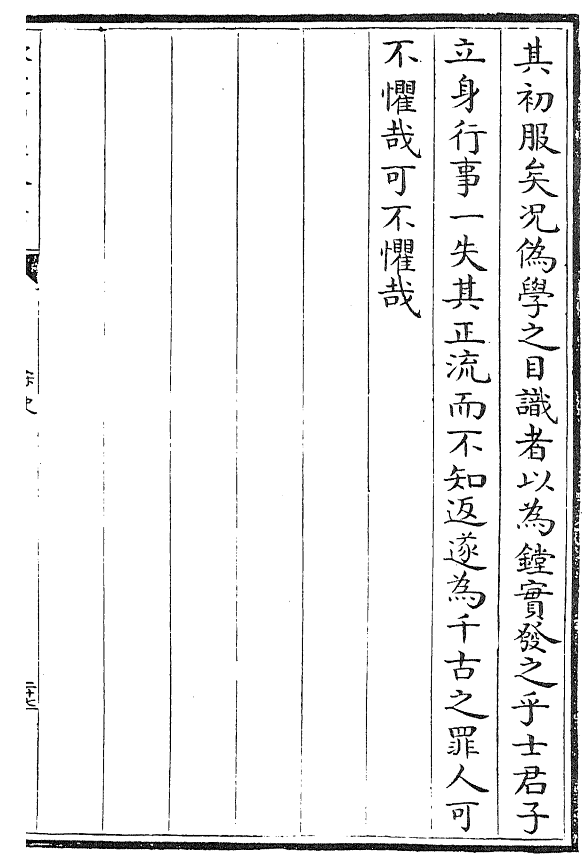
梁汝嘉字仲謨處州麗水人以外祖太宰何執中任入官調中山府司議曹事建炎初知常州武進縣守薦其治狀擢通判州事加直祕閣歷官至轉運副使臨安闕

守火盜屢作命汝嘉攝事汝嘉修火政嚴廵徼盜發輒得火災亦息遂命為真加直龍圖閣以稱職擢徽猷閣待制試户部侍郎兼知臨安府累遷户部侍郎進權尚書兼江淮荆廣經制使汝嘉素善秦檜殿中侍御史周葵將按之汝嘉聞給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將論君待聘亟告檜徙葵起居郎葵入後省出疏示待聘曰梁仲謨何其幸也待聘始知為汝嘉所賣士大夫以是薄汝嘉汝嘉求去以寶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觀未幾升

學士知明州知浙西沿海制置使吏温宣鼎三郡復奉祠以歸紹興二十三年卒汝嘉長於吏治在臨安風績尤著

論曰君子之論人亦先觀其大者而已矣忠孝人之大節也胡紘導其君以短喪不得謂之忠何澹疑所生繼母之服士論紛紜而後去不可以為孝彼於其大者且忍為之則其協比權姦誣搆善類亦何憚而不為乎謝深甫出處舊史泯其迹若無可議為者然慶元之初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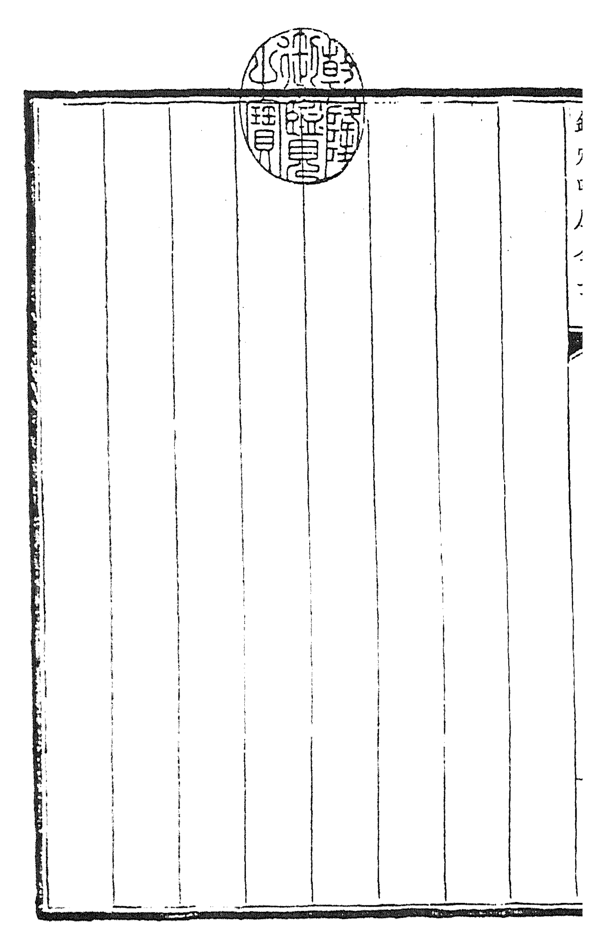
侂胄設偽學之禁網羅善類而一空之深甫秉政適與之同時誘曰不知不可也況於一劾陳傅良再劾趙汝愚形於深甫之章有不可揜者乎陳自强鄭丙許及之輩狐媚苟合以竊貴寵斯亦不足論已若林栗之有治才善論事高文虎之自負該洽京鏜之伏義秉禮志信於敵國抑豈無足稱者然栗以私忿詆名儒不為清議所與而文虎草偽學之詔以是為非以正為邪變亂白黑以欺當世其人可知也鏜暮年得政朋姦取容既愧



其初服矣況偽學之目識者以為鏜實發之乎士君子立身行事一失其正流而不知返遂為千古之罪人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宋史卷三百九十四

謹案卷三百九十三第十七頁後八行當風雨雷電既霽之餘刊本霽訛濟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吳向仁
謄録監生臣魏世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九十五 三百九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二十三 史部

宋史卷三百九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四

樓鑰　李大性　任希夷　徐應龍　莊夏

王阮　王質　陸游　方信孺　王柟

樓鑰字大防明州鄞縣人隆興元年試南宮有司偉其辭藝欲以冠多士策偶犯舊諱知貢舉洪遵奏得旨以

冠未等投贄謝諸公考官胡銓稱之曰此翰林才也試
教官調溫州教授為敕令所删定官修淳熙法議者欲
降太學釋奠為中祀鑰曰乘輿臨幸於先聖則拜武成
則肅揖其禮異矣可鈞敵乎改宗正寺主簿歷太府宗
正寺丞出知溫州屬縣樂清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邑
令捕數人歸于郡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
隷其為首者而驅其從出境民言遂定堂帖問故鑰曰
蘇洵有言有亂之形無亂之實是謂將亂不可以有亂

急不可以無亂弛丞相周必大心善之光宗嗣位名對奏曰人主初政當先立其大者至大莫如恢復然當先强主志進君德又曰令之細密甚矣望陛下軫念元元以設禁為不得已凡有剏意增益者寢而勿行所以保養元氣除考功郎兼禮部吏銓並緣為姦多所壅底鑰曰簡要清通尚書郎之選盡革去之改國子司業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代言坦明得制誥體繳奏無所回避禁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刑部言

天下獄案多所奏裁中書之務不清宜痛省之𨰻曰三宥制刑古有明訓力論不可會慶節上壽扈從班集乘輿不出已而玉牒聖政會要書成將進重華又屢更日𨰻言臣累歲隨班見陛下上壽重華宮歡動宸極嘉王日趨朝謁恪勤不懈竊料壽皇望陛下之來亦猶此也又奏聖政之書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幸速定其日無復再展以成聖孝於是上感悟進書成禮試中書舍人俄兼直學士院光宗内禪

詔書錀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於宫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乞正太祖東嚮之位別立僖祖廟以代夾室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藏其中祫祭即廟而饗從之朱熹以論事忤韓侂胄除職與郡錀言熹鴻儒碩學陛下閔其耆老當此隆寒立講不便何如俾之内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不報趙汝愚謂人曰樓公當今人物也直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其持論堅正嘆曰吾於是大過所望矣寧宗受禪侂胄

以知閤門事與聞傳命頗有弄權之漸彭龜年力攻之
侂胄轉一官與在京宮觀龜年除待制與郡鑰與林大
中奏乞留龜年於講筵或命侂胄以外祠龜年竟去鑰
遷為吏部尚書以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尋知婺州移寧國府罷仍奪職告老至再許之侂胄嘗
副鑰為館伴以鑰不附己深嗛之侂胄誅詔起鑰為翰
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時鑰年過七十精敏
絶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陛循舊班諦視鑰

曰久不見此官矣時和好未定金求韓侂胄函首鑰言和好待此而決姦兇已斃之首又何足恤詔從之趙汝愚之子崇憲奏雪父寃鑰乞正趙師名之罪重蔡璉之誅毀龔頤正續稽古録以白誣謗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升同知進參知政事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去除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辭進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嘉定六年薨年七十七贈少師謚宣獻鑰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有集一百二十卷

李大性字伯和端州四會人其先積中嘗為御史以直言入元祐黨籍始家豫章大性少力學尤習本朝典故以父任入官因參選進藝祖廟謨百篇及公私利害百疏又言元豐制六察許言事章惇為相始禁之乞復舊制以廣言路從臣力薦之命赴都堂審察僅遷一秩為湖北提刑司幹官未幾入為主管吏部架閣文字丁母艱服闋進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實蓋網羅百氏野史訂以日歷實録核其正舛率有據依孝宗讀而褒嘉

之擢大理司直遷敕令所删定官添差通判楚州郡守吳曦與都統劉超合議欲撤城移他所大性謂楚城實晉義烏間所築最堅奈何以脆薄易堅厚乎持不可臺臣將劾其沮撓不果會從官送北客朝命因俾廉訪具以實聞遂罷戎帥召大性除太府寺丞遷太宗正丞兼倉部郎尋改工部陳傅良以言事去國彭龜年黄度楊方相繼皆去大性抗疏言朝廷清明乃使言者無故而去臣所甚惜也數人之心皆本愛君知其愛君任其去

而不顧恐端人正士之去者將不止此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臣所以為之寒心也孝宗崩光宗疾未能執喪大性復上疏言今日之事顛倒舛逆況金使祭奠常引見于北宮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成人有兄死而不喪者聞子皐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皐為之衰蓋言成人畏子皐之來方為制服其服乃子皐為之非為兄也若陛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還軍器少

監權司封郎提舉浙東常平改浙東提刑兼知慶元府

名為吏部郎中四遷為司農卿明年兼戸部侍郎出知

紹興府甫一歲名為戸部侍郎升尚書朝論將用兵大

性條陳利害主不宜輕舉之説忤韓侂胄意出知平江

移知福州又移知江陵充荆湖制置使江陵當用兵後

殘燬饑饉繼以疾疫大性首議振貸凡三十八萬緡有

奇前官虛羨凡十有四萬五千緡率蠲放不督民流移

新復業者皆奏免征榷邊郡武爵本以勵士冒濫滋衆

大性劾兩路戎司冐受逃亡付身凡三千四百九十有七道率繳上毀抹左選為之一清江陵舊使銅鑞錢重楮輕民持貲入市有終日不得一錢者大性奏乞依郢例通用鐵錢於是泉貨流通民始復業除刑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尋遷兵部時金國分裂不能自存有舉北伐之議者大性上疏以和戰之說未定乞令朝臣集議從之尋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引疾丐祠卒于家年七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惠李氏自積中三世官

于朝父子兄弟相師友而大性與弟大異大東並躋從列為名臣云

任希夷字伯起其先眉州人四世祖伯雨為諫議大夫其後任閩因家邵武希夷少刻意問學為文精苦登淳熙三年進士第調建寧府浦城簿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開禧初主太常寺簿奏紹熙以來禮書未經編次歲月滋久恐或散亡乞下本寺修纂從之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謂周惇頤程顥程頤為

百代絶學之倡乞定議賜謚其後惇頤謚元顥謚純頤謚正皆希夷發之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史彌遠柄國久執政皆具員議者頗譏其拱默尋提舉臨安洞霄宫薨贈少師謚宣獻

徐應龍字允叔淳熙二年第進士調衡州法曹湖南檢法官潭獲刼盜首謀者已繫獄妄指逸者為首吏信之及獲逸盜治之急遂誣服吏以成憲讞于憲司應龍閲實其辭謂首從不明法當奏時周必大判潭州提刑盧

彥德不欲反其事將置逸盜于死應龍力與之辨先是彥德許應龍京削至是怒曰君不欲出我門邪應龍曰以人命傳文字所不忍也彥德不能奪聞者多其有守交薦之改秩知瑞州高安縣呂祖儉言事忤韓侂胄謫死高安應龍為之經紀其喪且為文誄之有勸之避禍者應龍曰呂君吾所敬雖緣此獲譴亦所願也朱熹貽書應龍曰高安之政義風凛然主淮西機宜文字知南恩州陳自强當國乃舊同舍應龍丐雷州而去名監都

進奏院遷國子博士守工部員外郎進户部侍郎遷國子司業兼實録院檢討官崇政殿說書守祕書少監兼權工部侍郎時金主徙汴應龍言金人窮而南奔將溢出而蹈吾之境金亡更生新敵尤為可慮兼侍講言人主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責之宰相宰相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採之公論李吉甫為相號稱得人而三人之薦乃出於裴垍之疏遷吏部侍郎進刑部尚書兼侍讀應龍在講筵多指陳時政一日讀吳起為卒吮疽事應

龍奏起恤士卒如此故能得其死力今將軍得以賄遷

專事掊克未免多怨上驚曰債帥之風今猶未除邪宰

相史彌遠聞而惡之免侍讀未幾兼太子詹事會景獻

太子薨請老上不許徙吏部尚書以煥章閣學士提舉

嵩山崇福宫嘉定十七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肅

子縈叟官至參知政事謚文靖深叟官終將作監丞清

叟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各有傳

莊夏字子禮泉州人淳熙八年進士慶元六年大旱詔

求言夏時知贑州興國縣上封事曰君者陽也臣者君之陰也今威福下移此陰勝也積陰之極陽氣散亂而不收其弊為火災為旱蝗願陛下體陽剛之德使後宫戚里内省黄門思不出位此抑陰助陽之術也名為太學博士言比年分藩持節詔墨未乾而改除坐席未温而易地一人而歲三易節一歲而郡四易守民力何由裕遷國子博士名除吏部員外郎遷軍器監太府少卿出知漳州為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尋權直學士

院兼太子侍讀時流民來歸夏言荆襄兩淮多不耕之
田計口授地貸以屋廬牛具吾乘其始至可以得其欲
彼幸其不死可以忘其勞兵民可合屯田可成此萬世
一時也試中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左諭德言今戰守
不成而規模不定則和好之說得以乘間而入今日之
患莫大於兵冗乞行下將帥令老弱自陳得以子若弟
姪若壻强壯及等者收刺之代其名糧上曰兵卒子弟
與名募百姓不同卿言是也除兵部侍郎煥章閣待制

與祠歸嘉定十年卒
王阮字南卿江州人曾祖韶神宗時開熙河擒木征祖厚繼闢湟鄯父彥傳靖康勤王皆有功阮少好學尚氣節常自稱將種辭辯奮發四坐莫能屈嘗謁袁州太守張栻栻謂曰當今道在武夷子盍往求之阮見朱熹于考亭熹與語大說之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時孝宗初即位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巽懦幸安計未決阮試禮部對策曰臨安蟠幽宅阻面湖

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於休息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於進取建炎紹興間敵人乗勝長驅直擣而我師亦甚憊也上皇遵養時晦不得與平廼駐臨安所以為休息計也已三十年來闕者全壞者修弊者整廢者復較以曩昔萬倍不侔主上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固以臨安為不足居也戰守之形既分動靜進退之理異也古者立國必有所恃謀國之要必負

其所恃之地秦有函谷蜀有劒閣魏有成臯趙有井陘燕有飛狐而吳有長江皆其所倚以為國也今東南王氣鍾在建業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為善謀乎且夫戰者以地為本湖山回環孰與乎龍盤虎踞之雄胥潮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邑而匣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儻六飛順動中原在跬

步間況一建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於足下人患不為爾知貢舉范成大得而讀之嘆曰是人傑也調南康都昌主簿以廉聲聞移永州教授獻書闕下請罷吳楚牧馬之政而積馬於蜀茶馬司以省往來綱驛之費歲時分牧之資凡數千言紹熙中知濠州請復曹瑋方田修种世衡射法日講守備與邊民親訪北境事宜終阮在濠金不敢南侵改知撫州韓侂胄宿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不答私謂所親曰

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韐柳宗元失身匪人為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陛對畢拂衣出闗侂胄聞之大怒批吉予祠阮於是歸隱廬山盡棄人間事從容觴詠而已朱熹嘗惜其才氣術略過人而留滯不偶云嘉定元年卒

王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質博通經史善屬文游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每云聽景文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

珠璣質與張孝祥父子游深見器重孝祥為中書舍人將薦質舉制科會去國不果著論五十篇言歷代君臣治亂謂之朴論中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用大臣言召試館職不就明年金主完顏亮南侵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荊襄又明年樞密使張浚都督江淮皆辟為屬入為太學正時孝宗屢易相國論未定質乃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為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庭陛下皆不以為才於是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康

伯難於進退陛下意終鄙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於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於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於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在鴈門法主於守守乃有戰祖逖在河南法主於戰戰乃有和羊祜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有守

何至分而不使相合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來則陛下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不可入陛下又蹇然有指鴻溝之意使臣為陛下謀會三者為一天下烏有不治哉天子心知質忠而忌者共譏質年少好異論遂罷去會虞允文宣撫川陜辟質偕行一日令草檄契丹文援毫立就辭氣激壯允文起執其手曰景文天

才也入為敕令所删定官遷樞密院編修官允文當國孝宗命擬進諫官允文以質鯁亮不回且文學推重於時可右正言時中貴人用事多畏憚質陰沮之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皆不行奉祠山居絶意禄仕淳熙十五年卒

陸游字務觀越州山陰人年十二能詩文蔭補登仕郎鎖廳薦送第一秦檜孫塤適居其次檜怒至罪主司明年試禮部主事復置游前列檜顯黜之由是為所嫉檜

死始赴福州寧德簿以薦者除敕令所刪定官時楊存中久掌禁旅游力陳非便上嘉其言遂罷存中中貴人有市北方珍玩以進者游奏陛下以損名齋自經籍翰墨外屏而不御小臣不體聖意輒私買珍玩虧損聖德乞嚴行禁絕應詔言非宗室外家雖實有勳勞毋得輒加王爵頃者有以師傅而領殿前都指揮使復有以太尉而領閤門事瀆亂名器乞加訂正遷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孝宗即位遷樞密院編修官兼編類聖政所檢

討官史浩黄祖舜薦游善詞章諳典故名見上曰游力學有聞言論剴切遂賜進士出身入對言陛下初即位乃信詔令以示人之時而官吏將帥一切玩習宜取其尤沮格者與衆棄之和議將成游又以書白二府曰江左自吳以來未有捨建康他都者駐蹕臨安出於權宜形勢不固饋餉不便海道逼近凛然意外之憂一和之後盟誓已立動有拘礙今當與之約建康臨安皆係駐蹕之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臨安如此則我得以

暇時建都立國彼不我疑時龍大淵曾覿用事游為樞
臣張燾言覿大淵招權植黨熒惑聖聽公及今不言異
日將不可去燾遽以聞上詰語所自來燾以游對上怒
出通判建康府尋易隆興府言者論游交結臺諫鼓唱
是非力説張浚用兵免歸久之通判夔州王炎宣撫川
陝辟為幹辦公事游為炎陳進取之策以為經略中原
必自長安始取長安必自隴右始當積粟練兵有釁則
攻無則守吳璘子挺代掌兵頗驕恣傾財結士屢以過

誤殺人炎莫誰何游請以玠子拱代挺炎曰拱怯而寡謀遇敵必敗游曰使挺遇敵安保其不敗就令有功愈不可駕馭及挺子曦僭叛游言始驗范成大帥蜀游為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頹放因自號放翁後累遷江西常平提舉江西水災奏撥義倉振濟檄諸郡發粟以予民名還給事中趙汝愚駁之遂與祠起知嚴州過闕陛辭上諭曰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賦詠自適再名入見上曰卿筆力回斡甚善非他人可

及除軍器少監紹熙元年遷禮部郎中兼實録院檢討官嘉泰二年以孝宗光宗兩朝實録及三朝史未就詔游權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免奉朝請尋兼祕書監三年書成遂升寶章閣待制致仕游才氣超逸尤長於詩晚年再出為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朱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蓋有先見之明焉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

方信孺字孚若興化軍人有雋才未冠能文周必大楊

萬里見而異之以父崧卿蔭補番禺縣尉盜刼海賈信孺捕之盜方沙聚分鹵獲惶駭欲趨舟信孺已使人負盜舟去矣乃悉縛盜不失一人韓侂胄舉恢復之謀諸將僨軍邊釁不已朝廷尋悔金人亦厭兵乃遣韓元靚來使而都督府亦再遣壯士遺敵書然皆莫能得其要領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名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何以荅之侂胄矍然假朝奉郎樞密院檢詳文字充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帥張

巖書通問于金國元帥府至濠州金帥赫舍哩子仁止于獄中露刃環守之絶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於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忍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至汴見金左丞相都元帥完顔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且謂稱藩割地自有故事信孺曰昔靖康倉卒割三鎮紹興以太母故暫屈今日顧可用為故事耶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

行府亦不敢奏也請面見丞相決之將命者引而前宗浩方坐幄中陳兵見之云五事不從兵南下矣信孺辯對不少詘宗浩叱之曰前日興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日興兵復讎為社稷也今日屈己求和為生靈也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詔侍從兩省臺諫官議所以復命衆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信孺再往時吳曦已誅金人氣頗索然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已為卑屈況名分地界

哉且以曲直校之本朝興兵在去年四月若貽書誘吳曦則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彊弱言之若得滁濠我亦得泗漣水若夸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之捷若謂我不能下宿壽若圍廬和楚果能下乎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交兵耳金人見信孺忠懇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計窮遂窓與定約復命再差充通謝國信所參謀官奉國書誓草及許通

謝百萬緡抵汴宗浩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
㨔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為動將命曰此事非犒
軍錢可了別出事目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
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將命曰不爾丞相欲
留公信孺曰留於此死辱命亦死不若死於此會蜀兵
取散關金人益疑信孺還言敵所欲者五事割兩淮一
增歲幣二犒軍三索歸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侂胄再
三問至厲聲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

奪三秩臨江軍居住信孺自春至秋使金三往返以口舌折彊敵金人計屈情見然憤其不屈議用弗就已而王柟出使定和議增幣函首皆前信孺所持不可者柟白廟堂信孺辯折敵酋於彊愎未易告語之時信孺當其難柟當其易柟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公論所推雖敵人不能掩也乃詔信孺自便尋知韶州累遷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知真州即北山實水築石堤袤二十里人莫知其所為後金人薄儀真守將決水實以退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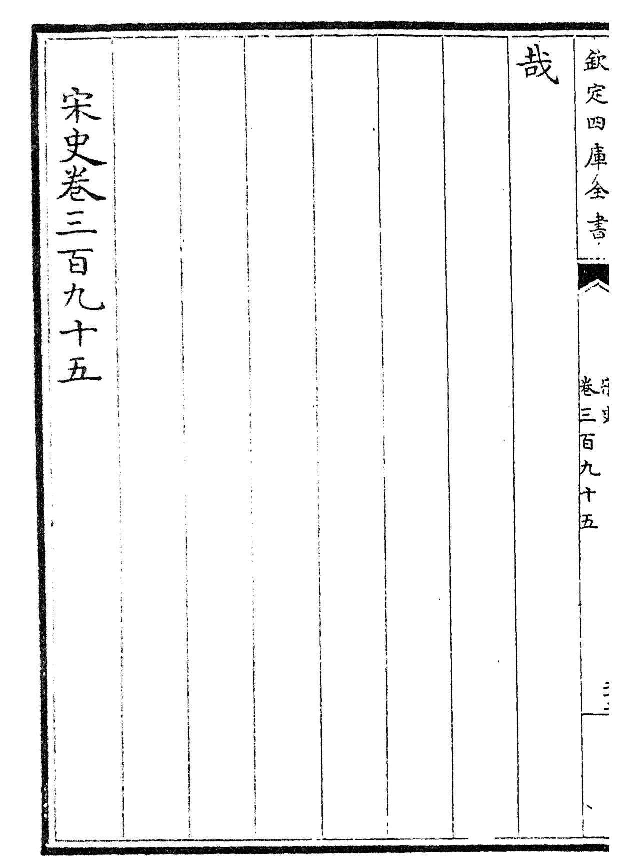
城乃獲全山東初内附信孺言豪傑不可以虚名駕馭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宜選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山東以主制客以重馭輕則可以包山東固江北而兩河在吾目中矣坐責降三秩再奉祀稍復官信孺性豪爽揮金如糞土所至賓客滿其後車使北時年財三十既齟齬歸營居室巖竇自放於詩酒後貲用竭賓客益落信孺尋亦死矣

王柟字汝良大名人祖倫同簽書樞密院事倫使北死

孝宗訪求其孫之未禄者三人官之柟其一也調通州海門尉乘輕舟入海濤捕劇賊小吴郎并其徒十七人獲之獄成不受賞韓侂胄以恢復起兵端天子思繼好息民凡七遣使無成績遣方信孺往將有成説矣坐白事忤侂胄得辠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柟薦擢監登聞鼓院假右司郎中使持書北行柟歸白其母母曰而祖以忠死國故恩及子孫汝其勉旃毋以吾老為念乃拜命疾驅抵敵所金將烏庫哩等四人列坐問

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柟對已十餘年平章國事財二年耳又問金欲去此人可乎柟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四人相顧而笑有完顔天寵者袖出文書云王柟雖持韓侂胄書乃朝廷有旨遣其來元帥府議和宜詳議以報於是金人知侂胄已誅和議遂決柟持金人牒歸求函侂胄首以起居郎許奕為通謝使柟為通謝所參謀官柟自軍前再還議以侂胄首易淮陜侵地從之柟奏和約之成皆方信孺備嘗險阻再三將命之功臣因人成

事乞録信孺功而蠲其過朝論以柟不掩人揚己多之
守軍器少監知楚州累官至太府卿告歸以右文殿修
撰知太平州加集英殿修撰致仕卒贈寶章閣待制
論曰樓鑰渾厚正大李大性直言不媿其先任希夷請
謚先儒徐應龍在經筵多所裨益莊夏王阮王質皆負
其有為之才卒奉祠去國陸游學廣而望隆晚為韓侂
胄著堂記君子惜之抑春秋責賢者備也方信孺年少
奉使而以意氣折金人王柟北歸請録信孺之功長者



哉

宋史卷三百九十五